

贵州西南地区濒危文献丛书
清华大学民族古文献丛书
水书文献译注丛书

主编 赵丽明

清华大学 馆藏十本水书解读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文献丛书
清华大学馆藏民族古文献解读丛书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ancient
classics collecte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水书文献解读丛书

清华大学馆藏

水书文献

十本解读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en shuishu classics collecte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The oral history of ten Suishu teachers

主 编 赵丽明
副主编 姚炳烈 蒙熙林 姚覃军
薛芳渝 高 瑄 陈杰渝
清华大学抢救与解读水书SRT课题组撰写

清华大学图书馆
贵州荔波档案馆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Libo Archives Guizhou Provinc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清华大学馆藏十本水书解读 / 赵丽明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221-12168-4

I. ①清… II. ①赵… III. ①水书—研究 IV.
①K28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6261号

清华大学馆藏十本水书解读

主 编	赵丽明
选题策划	张云端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装帧设计	张世申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	65
开 本	889×1194 1/16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168-4
定 价	1980.00 元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本书获财政部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主 编：赵丽明

Chief Editor: Zhao Liming

副主编：姚炳烈 蒙熙林 姚覃军 薛芳渝 高 瑄 陈杰渝

Deputy Editor: Yao Binglie, Meng Xilin, Yao Qinjun, Xue Fangyu, Gao Xuan, Chen Jieyu.

撰 写 Written by: 清华大学抢救与解读水书 SRT 课题组

翻译、整理、校对、排版：刘畅、丁戊辰、董毅、张俊峰、石辰威、刘洁、许多多、宋宸、邓琦

Translate, Sort, Revise and Set Type: Liu Chang, Ding Wuchen, Dong Yi, Zhang Junfeng, Shi Chenwei, Liu Jie, Xu Duoduo, Song Chen, Deng Qi.

全书翻译复审：姚覃军

Recheck of the Translation: Yao Qinjun

初 译：刘畅、张俊峰、丁戊辰、董毅、石辰威、管婵、许多多、刘洁、宋宸、金佳萍、马君、白云龙、李佳、邓琦、李尚、王懿君

Translator: Liu Chang, Zhang Junfeng, Ding Wuchen, Dong Yi, Shi Chenwei, Guan Chan, Xu Duoduo, Liu Jie, Song Chen, Jin Jiaping, Ma Jun, Bai Yunlong, Li Jia, Den Qig, Li Shang, Wang Yijun.

英 译：王懿君、吴迪、刘丛琪、张琰、许多多、夏津京

English Translator: Wang Yijun, Wu Di, Liu Congqi, Zhang Yan, Xu Duoduo, Xia Jinjing

指 导：蒙熙能、潘老平、姚舜坛、姚元芳、蒙家荣、韩荣组、杨胜基、蒙文兵、欧文春、蒙熙儒、韦见、韦世方、潘中西、韦家辉、王金良

Adviser: Meng Xineng, Pan Laoping, Yao Shuntan, Yao Yuanfang, Meng Jiarong, Han Rongzu, Yang Shengji, Meng Wenbing, Ou Wenchun, Meng Xiru, Wei Jian, Wei Shifang, Pan Zhongxi, Wei Jiahui, Wang Jinliang.

审 校：蒙熙林、姚炳烈、姚覃军、蒙永厚、潘永会





Reviser: Meng Xilin, Yao Binglie, Yao Qinjun, Meng Yonghou, Pan Yonghui.

《清华大学馆藏水书文献十本解读》

序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我对于水书的关注,其实是较晚的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去调查过苗族、侗族、瑶族、壮族,后来又去调查过白族等,他们都借源汉字创造了方块民族文字,例如方块苗字、方块侗字、方块瑶字、方块壮字、方块白字等等,这些都是汉字在传播中的变异形态,如同日本倭字、韩国国字、越南喃字等,还有中国境内历史上出现过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都属于汉字大家庭里的衍生文字。

直到 1999 年、2001 年在清华大学两次由我主持召开的汉字传播学术会议上,都没有讨论水书。因为,对于水书,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似乎早有定论,例如王均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少数民族卷》等水书词条写道,水书被称作“反书”,大约有 300 字左右。因此,我在文字学课上也就这样讲。并举一些常用的例子,如 子、五、午、丑等而已。

虽然水书中有很多也是借源汉字而创造的,但与其他仿汉字不同,水书不是借汉字构件,用六书的方法重新组合转注造字,而是像刻印章那样反着的“反书”。水书文字系统怎样构成的? 现在使用情况如何? 所以,一直想探个究竟。

2005 年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碰到一位老大姐,她来自贵阳。我说想去贵州看看水族的水书。她介绍我认识了潘朝霖老师。

于是和潘老师相约,只看一眼水书,是怎样使用的,怎么创造的。

潘老师说,你恐怕不是看一眼哟,你还会来的,看第二眼、第三眼。

真的是这样,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便和水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水书仍在水族人民中,艰难但生生不息地传承着。

在从凯里到三都的班车上,第一眼就看到了有许多穿着民族服装的水族人!车窗外不时掠过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在田间劳动的身影,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只有赶场、节庆活动,或者给游客表演时才穿上民族服装。

这第一眼,就注定把我留下了——这里还保持着这么淳朴的传统!没有消失,没有变异。水族水书以其自然的朴实纯美,吸引了我。

从此,我就格外关注水书、水族、水乡了。

那时,我从北京坐30多个小时火车,差不多两天一夜才到凯里。第二天才能坐上去三都的班车。去和潘老师会合,要汽车、三轮车、农用车,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这里是他的家乡。他带着我直接来到荔波水尧乡见一位老水书先生。

潘老师先到集上买了六条鱼、六斤肉,还有韭菜等其他物品。原来,这是水书先生祭祖时必须要用的。我还不了解水族,不知道应当如何和水书先生见面。这要感谢潘老师。入乡随俗。

欧海金老人为我这个第一次来到水乡的人,认真隆重地按程序,一丝不苟地做着祭祖仪式。然后我们就坐在屋前的门口平台上,老先生展示着他的水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活着的使用中的水书。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到中央党校学习的荔波县人大副主任潘永会,在清华讲座介绍,“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水书文献遭到几乎毁灭性的灾难。他们是2002年以后,开始全面抢救水书,保护民族文化。由水家学会建议,把这项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作为一项紧迫工作。但是水书先生们都心有余悸。于是他们竟然用土改的方法,干部带头,发动群众。开大会,干部首先把自己亲友家里的水书捐献出来,水书先生们于是纷纷拿出怀里揣着的水书。干部、群众都那么质朴、可爱、可敬。这样一发不可收,在水乡形成了上下齐心合力的“文化自醒、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仅仅几年,荔波、三都等水族之乡,各自收集了近万册水书!各自建立了档案馆、博物馆。纷纷开始整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听了潘永会副主任的介绍,激起清华学子热爱祖国民族文化、回报社会的激情。学生们立即组成调查整理水书SRT(清华大学本科生课外科技研究项目)小组,于2008年暑假奥运会前夕,期末考试交卷后陆续自费来到荔波、三都。在水书先生一对一的指导配合下,十几天后,同学们完成各自承担的水书翻译整理工作后,又立即奔赴奥运会各个场馆志愿者工作第一线。

水书是什么文字？

关于水书的研究,早在清代,莫友芝(1811 ~ 1871)就对自己家乡独山的水书予以关注。李方桂先生 1942 年曾到荔波调查水语,在后来出版的《水话研究》序中提到水书,“我在荔波的时候听说水家有文字”“这些书多是占卜用的书。只有巫师才会读。”“其中有的可以认得出,与汉字的关系显而易见。”并收录了一页附在书中。后来有岑家梧等学者做过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更有诸多学者进行研究,取得众多成果。

我们首先学习了前辈对水书的研究成果,以及水族学者对水书的讨论。有幸参与了清华大学馆藏 10 本水书的翻译解读,以及后来作为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子课题的《陆道根原》《六十甲子时辰》两卷的解读译注工作,特别是《水书国际编码提案》研制,使我们更加认真考察、深入认识水书的文字系统。

水书是水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出的一种文字。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荔波、三都、独山,以及榕江、都匀等黔南、黔东南一带。水书被水族人称为“泐滩”[le13 sui33],即水家人的文字。

水书作为水族文献,世代代流传至今,是水族民间知识和宗教信仰文化的综合典籍,用于指导日常生产生活,是水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水书传承后继乏人,面临濒危消亡的边缘,亟待抢救和保护。

作为文字的社会功能,水书是宗教文字,记录的词汇仅限于与占卜相关的词语,包含了水族人民对天文历法、星象和占卜的知识。水书文献分为白书(吉)、黑书(凶)两大类,各类均包含朗读本、应用本等。水书没有统一的刻版,没有统一的学校与教员,全靠水书先生世代手抄、口传心记传承下来。水书内容博大精深,是水族民间知识、民间信仰文化的综合记录与体现,在水族天文地理、伦理道德、农耕渔猎、婚嫁丧葬、营造出行、节令祭祀、工艺美术、历法预测等活动中发挥着一种指导规范的重要作用。水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水书制约,都要依据水书择定而行。

水书的使用者、传承者是水书先生。水书先生是精通水书,并能通过水书进行占卜的不脱产的专业人员,平时即是农民,生活在民间,时常被请去为当地群众做法事活动。至今水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占卜吉凶的活动。水书先生在水族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声望。

那么,水书是一种什么文字呢? 讲两个小故事。

前不久,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一本《我们的文字》。恰逢 2014 年底,举办《我们的

文字》展示活动,从全国各地请来几十位与各民族古文字相关的传承人来京,各自用本民族的文字,写一些吉祥话,如“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家和万事兴”。其他民族很快写出来了,只是难坏了水书先生。我连忙解围,提议就写“羊年大吉”吧。这没问题!水书先生也无不抱歉地说,水书不是什么都能写。

再回到8年前,2007年底,三都水族自治县召开水书国际研讨会。难得几位水书先生都来了。一天晚餐上交谈甚欢,离席后便和几位水书先生开玩笑,留了“作业”,明天早上每人用水书写一首水族民歌。早餐时迟迟不见几位水书先生。回宿舍他们房门前呼喊,也无人应。后来见面,水书先生抱歉地说“真写不出来”。

水书记录的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据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SIL)赖静如研究员调查研究,水语有44个辅音、8个单元音、8个双元音组合,8个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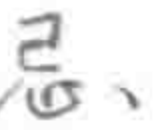




而水书不能随意记录说的话,水书仅仅是宗教文字,不是成熟的文字体系,不能完整记录语言。其文本迄今未见民歌等叙事作品。水书只用于与占卜等民俗文化内容。从我们目前的调查来看,水书基本字只有300字左右。水书不是全民族通用文字,只有水书先生等专业人员书写使用,也完全依赖水书先生的解读。

如下面的水书句子:年申三丙戌日五甲子日九己。填补了省略的词语之后,为“申年三(月)丙戌日、五(月)甲子日,九忌”。这句话说,在申年的三月丙戌日、五月的甲子日,丧葬活动诸事不宜。

水书字基本是一字一义一音节,具有固定的形音义的字符,有明显笔画特征为单字,即基本属于表意文字系统。水书文字系统受汉字影响明显,多从汉字中变异或直接借用来的;还有原始象形图符文字、抽象字符等。没有标点符号。书写方式从上到下,行文从右向左,类似中国古代汉文献书写方式。

在形态构成、字源上。水书字形多借源于汉字,经过统计,这类文字约占51%,多为天干地支、数字、五行、吉凶等。或为汉字的反写或倒写,或稍加变异。因此水书亦被称作“反书”。自创象形字符,多为日常事物,如书桌等。许多自源字符具有原始图画性,图形不固定,多为星宿名称。

在水书的文字体系中,还有极少补音字、引导字。补音字是指没有实际的意义、在句子中起到补充音节作用的字。有的用假借方式,有些符号暂不明来历。引导字主要是指这个图符代表一段话,提示一段口诵经文。需要读水书者将其代表的内容念(唱)出来,这类文字符号是宗教文字常见的现象。

如同其他民间文字,未经规范,水书存在大量的异体字。有的直接用汉字,有的则是将汉字反写、倒写如“乙”有、、等,“丁”有、、等;有些则完全改变形状,如“忌”字、、、等,“破军”(水书经书条目名称)有、、等。

据水书先生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以前各本水书都各自家传,为了保密,不让其他的水书先生读懂自己的水书,因此故意将这些字反写、倒写甚至改变形状。加上民间文字特点,没有进行过规范,造成异体字。

国际编码《水书提案》的研制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要求进行数据交换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同的编码体系越来越成为信息交换的障碍,而且多种语言共存的文档不断增多,单靠代码页已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于是 UNICODE 应运而生。

UNICODE 有双重含义,首先 UNICODE 是对国际标准 ISO/IEC10646 编码的一种称谓(ISO/IEC10646 是一个国际标准,亦称大字符集,它是 ISO 于 1993 年颁布的一项重要国际标准,其宗旨是全球所有文种统一编码),另外它又是由美国的 HP、Microsoft、IBM、Apple 等大企业组成的联盟集团的名称,成立该集团的宗旨就是要推进多文种的统一编码。

除了汉字之外,中国已有十几种民族文字进行该编码工作。操作很艰难,大多要“八年抗战”。其中确定基本字、处理异体字是个瓶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众多异体字中选取基本字作为编码字符。

我们在 2005 年提交的《女书国际编码提案》研制中,提出字位理论。即在没有区别意义的异体字符中,造字来源上是同源字,基本结构、主体轮廓相同,只是书写上附笔差异,不影响交际的字符,为一个字位,并作为基本字用于编码字符。那么在众多异体字中如何确定基本字呢?我们的成功经验是,根据传世文献原件,穷尽性统计,提取使用频率最高的作为基本字。这样就可大大减少编码的字符数量。在文献数量庞大、个体用字复杂的表意体系文种,如彝文、水书、东巴文等的整理、编码中,尤其需要字位理论。

正是运用了字位理论的方法,女书提案被专家评委称作“可作为其他文种国际编码的借鉴和示范。”(ISO/IEC JTC 1/SC 2/WG 2/IRG 成员、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语言中心教授 Deborah Anderson)。“我在中文标准化方面工作了十几年,接触了很多内地的学者,您所提供的关于女书标准化的资料是所有中文标准化的提案里最全面的,也是最神速的。”(ISO/IEC JTC 1/SC 2/WG 2/IRG 成员,汉字编码召集人、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主任陆勤教授)现在各种文字都在进行数字化处理,字位理论具有普遍意义。

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召开的 ISO/IEC JTC1/SC2/WG2 第 63 次会议上,赵丽明、姚覃军、丁弼原、夏津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提交了《ISO 水书编码提案》(N4638)。这是由贵州水族和清华大学的专家共同研制的。

《ISO 水书编码提案》研制说明:

1. 文献依据——经典文献穷尽性用字统计。

本提案是根据已出版或出版中的《清华大学馆藏水书文献十本解读》《〈泐

金·纪日卷> 解读》《< 金银卷> 译注》《< 陆道根原> 译注》《< 六十甲子时辰> 解读》等五部 14 本水书译注整理的每部书的《水书基本字符表》基础上,综合研制而成。这五部 14 本水书译注,均由水书的传承者——水书先生以及研究水书专家合作译注,采取四对照整理,是目前国内规范的水书译注出版物,而不是单纯影印文献。均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对这几部代表性经典文献的翻译、整理和字数穷尽性统计,反映水书用字情况、一般规律。统计的数据对于水书的数字化、ISO 编码提供了科学基础。

2. 理论基础——字位理论。

“字位”这一术语是由语音学里的“音位”类推到文字学的。字位理论实际上是解决文字体系内部的一字多形的异体字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字位是处理异体字的实践提出的理论要求。字位理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字学基本理论之一。

所谓字位,是一个文字系统中能够区分所标记的词义的最基本的字符单位,也就是按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基本字符,是使用这种文字的社会群体共识的、具有最小冗余量的字符,字位理论基于和体现的是文字的社会属性。

字位定义的要点是区别意义,一个字位包含标记同一词义不同的字形,这些字是字位的变体。即一字多形,异体字。例如回、囙、回,没有区别意义,是一个字位。它们的形体差异是汉字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现已经过历史的选择,回为基本字位,囙回为异体字。

3. 方法——传世文献用字的穷尽性统计,研制基本字表。

制表过程中首先分别统计了每部书中全书总用字数、全部单字(包括异体字)字频,而后整合统计数据,汇总成为《水书基本字表》。

依据文献简表

书名	总字数	基本字	内容与价值	出版社
《清华大学馆藏水书文献十本解读》	29133	213	10本收集地覆盖数县,地区广。收集时间不一,从康熙到民国,大致覆盖了三都、荔波、榕江等地。内容丰富,涉及《泐金》(二十八宿)、《正七》等。	贵州人民出版社
《泐金·纪日卷》译注	1424	59	主要记载二十八星宿纪日,以星宿定吉凶,是水书择吉避凶的重要方法之一。原件年代较久远,书中使用的文字符号古老。	贵州人民出版社
《<陆道根原>译注》	8317	165	相传水书始祖陆铎公[$qon^5ljok^8to^2$](亦称陆道公)。今数万册水书,其根源终究来自陆铎公创造之水书母本。原件共有水书条目二百五十二条,是目前馆藏水书中条目较完备的卷本之一。	贵州人民出版社
《<金银卷>译注》	22457	187	馆藏仿木刻版精品。主要为《吉书》吉用条目。预测时间、方位、择吉避凶、破凶等内容。书中所载罗经盘简图等。构成文字有标记星宿的特殊意义的符号、象形图文、干支文字及数字等等。	贵州人民出版社
《<六十甲子时辰>译注》	8963	133	记时历书,与纪年纪月纪日组成完整水历。以天干地支六十甲子和五天为周期循环记时。用于水族人民日常生活择吉避凶。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说明:这几部水书整理专著为目前所见据影印原件全部逐字逐句逐篇翻译水书的出版物。				

整个制表过程采用人工统计,由每部书负责人统计本书字表,最后由赵丽明、姚覃军、丁弼原、夏津京汇总全部数据,统计、校对。包括单字数、用字频率、异体字、异体频率。同时能够作为单字意义快速查询的工具。

在统计过程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水书先生的指导解释,统计合并同义异形的异体字,并抓取相应的字符截图,背景去噪,按原比例统一图片尺寸,还原字符本来面貌,并保持美观和统一。对这几部水书代表经典文献的统计概要,反映水书总体用字情况,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水书用字的规律,对于水书的翻译、整理、解读和抢救工作的方法做出了一定的探索,统计的数据对于水书的数字化、编码提供了科学基础。

4. 排序。

基本按主题被分成:天干、地支、时间、星辰、数字、占卜、五行、季节、人和生命、动物、实物、行为、事件、形容词等类别。

5. 命名。

主要根据 SIL 赖静如整理研究成果,基于它们的发音的拉丁转写。比如𐊖的意思是“甲”,它的发音为 [ta:p^{7/55}],在拉丁转写中为 JAAB7,7 是声调,即 55/35。然而,通常一个含义有多个符号与之对应,我们对它们添加顺序后缀,从 A 开始排序。因此,第一个甲是 JAAB7A,第二个是 JAAB7B…… 对于那些有唯一字形的词,为了形式上的统一性,我们也在名字的结尾添加一个 A。

6. 参与者。

参加翻译整理基本文献的主要是贵州省荔波县、三都县、独山县、都匀市的水书先生及当地专家,还有组织收集、整理的各级领导。他们是欧海金、姚覃军、蒙熙能、潘老平、姚舜坛、姚元芳、蒙家荣、韩荣组、杨胜基、蒙文兵、欧文春、蒙熙儒、蒙永厚、韦见、潘中西、韦世方、韦世钊、韦家辉、王金良、韦光荣、韦章炳、蒙熙林、姚炳烈、潘永会等。从 2002 年第一次广泛收集水书,到迄今的翻译整理,他们辛苦奉献了十几年。向他们致谢、致敬!

参加整理水书文献的还有清华大学的师生,他们是赵丽明、刘畅、刘洁、张俊峰、丁戊辰、董毅、石辰威、许多多、金佳萍、管婵、宋宸、马君、白云龙、李佳、邓琦、李尚、王懿君、丁弼原、夏津京、王浩宇等。

还有国家民族图书馆的吴贵飏馆长、世界语言组织 SIL 的赖静如研究员也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薛芳渝馆长、陈杰渝馆长、高瑄书记,还有刘蕾老师、韦庆媛老师、晏凌老师等。他们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

当然,我们要说明的是,这次向 ISO/IEC JTC 1/SC 2/WG 2 第 63 次会议提交的《水书编码提案》仅仅是初稿,使水书的主人得到话语权,开发中国的软实力。还有很多专家也在研究水书的数字化。水书属于水族,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人类文化遗产。我们希望大家合作,齐心协力,共同研制,补充修订水书国际编码提案,使

之更加完善、成熟,更加科学,更加标准化、规范化。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按学生们习惯的说法,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大作业集。承担每册水书的整理译注,都是大一的学生。他们几乎从未听说过什么是水族,从未见过奇怪的水书,从未下过乡,甚至从未离开父母独立远行。但是他们有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有着清华学子无私无畏的天赋灵气和严谨的治学作风,每个人都一字一音地修改近20遍。从懵懵懂懂,一踏上水族的土地,还不知如何措手足的孩子;到创造10天拿出10本水书译注初稿的奇迹;然后风尘仆仆,马上投入奥运志愿者行列;被专家学者称为“清华军团”。从校园走进水乡,从书本到学术实践,完成了一次人生洗礼和蜕变,一下子“长大了”。

2008,一个暑假,这些可爱的清华学子完成了两份优秀作业:水书与奥运。

既然是作业,就有不足;何况水书本身有许多未解之谜,传统上水书传承的神秘性、差异性。每位水书先生的理解不尽相同,每本水书的解读译注会有不同。

正如水书专家姚覃军在终稿审校后所说的,《清华大学馆藏水书文献十本解读》是该校水书的抢救与解读SRT小组16名成员于2008年暑假期间在赵丽明教授带领下,来到贵州的荔波、三都、独山、都匀等地请教十多位水书先生和水书研究者而完成。因为译注者、指导的水书先生及水书研究者众多且水书知识参差不齐,再加上地域习俗和使用水书情况不同、标注方法不同等原因,使译注未能完全统一。在统稿时基本保持译注原有体例,仅对标音体例、读音、水书图文注译、习俗使用等进行必要的修订。总之,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译著,可谓译注者一部佳作。

因此,这项工作本身也像个研讨班,许多情况下,需要几位水书先生集体商议讨论,也促进了水书先生之间的沟通、切磋、提高。经常看到十几个学生,各自围绕在水书先生身边,聚精会神工作的场景。当然要感谢耐心指导他们的水书老师们,还有最后一字一音校对修订的姚覃军老师。这本书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和热忱。

望着这暖暖的生命的接力、文化的传承,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抢救、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西南濒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赵丽明博士

2015年5月

Preface

A glance at Shuishu

My study into Shuishu started quite late actually. In 1980s and 1990s, I conducted investigation to Miao, Dong, Yao, Zhuang and then Bai people. They all have invented square characters derived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square Miao characters and square Dong characters. Those characters are considered as dev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ancient Japanese and Korean characters as well as Xixia characters, Qidan characters and Nvzhen characoers once in Chinese history.

Even on the two symposiums on Chinese dissemination in Tsinghua chaired by me, there was no discussion on Shuishu. One possible reason was that senior linguists seemed to have an agreement on Shuishu already. For example, Wang Jun wrote in his encyclopedia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volume for ethnic writing that Shuishu was a reversed writing comprised by about 300 characters. That was how I told students in my class, using example like  (for Chinese character “子”) and  (for Chinese character “丑”)

Although many Shuishu characters are derived from Chinese,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hinese variations which have borrowed Chinese particles. Shuishu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reversed way like characters on a seal. This rose my question: how was Shuishu writing created? What are its current usages?

In another symposium in 2005, I met an old lady from Guiyang. I told her that I hoped to do field research on Shuishu, so she introduced Pan Chaolin to me.

Therefore I had an appointment with Mr. Pan, to have a glance at Shuishu, its genesis and usage.

Pan told me that one glance was far from enough. He was sure that I would come again.

And he was right. One glance at Shuishu and that was how my study into it began.

Because Shuishu still lives and spreads in Shui people, toughly but continuously.

On the bus from Kaili to Sandu, the first thing came into sight were Shui people in ethnic clothes. They wore their own clothes in daily life,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minorities who only wore them on festivals or before visitors.

That caught my attention immediately—traditions were still alive here, natural and pure, with no disappearance and deviation.

Thereafter, I was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Shuishu and Shui people.

At that time, it took me 30 hours to visit Kaili by train, almost two days and a night. Next day I had to travel on bus to Sandu, then tricycles, and then farm vehicles to meet Mr. Pan in his hometown, where he took me to visit an old Shuishu master in Shuiyao

Town, Libo County.

Pan bought 6 fishes, 6 jin of pork, leek and some other ingredients. Those were Shuishu priests' offering for ancestral sacrifices. I didn't know any manners to meet Shuishu priests. Thanks to Mr. Pan!

Mr. Ou Haijin conducted a very solemn and authentic ancestral worship ritual for me, a new comer from outside. Then we sat on a platform before his house, where he showed his Shuishu books to me.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when I saw living Shuishu books in use.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a story told by Mr. Pan Yonghui, who was the NPC deputy director of Libo County. Once he studied in Beijing, where he addressed a seminar about Shuishu rescue in Tsinghua. In 20th century, Shuishu books were almost devastated in political movements like Cultural Revolution. Libo government started rescuing Shuishu and its culture in 2002 as an urgent governmental program. However, some Shuishu priests concerned that it would be other political conspiracy, alluring them to give out their books. To convince those priests, governmental officers voluntarily donated their Shuishu books first as examples. The priests were moved and donated their own books too. Several years after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books were collected in Libo, Sandu and other Shui residences respectively. Archives and museums were also built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categorization work progressed well.

After hearing the story, Tsinghua students were inspired by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for it. Just before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in 2008, they set up a 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team and did several field research in Libo and Sandu on their own expense after their term exams. With one to one instruction from Shuishu priests, those students accomplished the huge amount of translation work from Shuishu books to Chinese, after which they came back to Beijing for Olympic volunteer work immediately.

What is Shuishu?

Academic interest in Shuishu dated back to Mo Youzhi (1811~1871) in Qing Dynasty. In 1942, Mr. Li Fanggui had field research about it in Libo and mentioned it in the preface of his *Study into Shui Language*. Researchers like Cen Jiawu did research into it too. After 1949,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fruitful research about Shuishu.

Our team reviewed previous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bout Shuishu,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en Shuishu Volumes Collecte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陆道根源》 and 《六十甲子》 and then raised a proposal for Shuishu for Unicode. Those experiences helped us a lot in the study of Shuishu.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huishu has been the script used by Shui people, who reside in Libo, Sandu, Dushan, and Duyun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on the border of Guangxi Province. Shuishu is called [le13 sui33] by Shui people, which means “script of Shui people”.

Most Shuishu users are Shuishu masters, also known as the priests, on wh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Shuishu entirely depends. Shuishu, functioning as a religious writing system, is applied only to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divining, such as involving calendars, farming, marriages and funerals. The number of the words in Shuishu is as small as approximately three hundred.

The Shui Book has been used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every field of the Shui's daily life. It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Shui's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Even if in their today's life, the Shui Book still has a great influence. The activities, both whatever they are, faming, climate, construction, egression, marriage, burial or fete, all activities will go by the principles conveyed in the Shui Book. Among those activities, the Shui Book especially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construction, marriage, burial, fete, farming, egression and observation of festivals. As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religion and folk customs and the encyclopaedia of collection of the Shui's experience in recognizing and conquering nature, the Shui Book does not only collect ancient data in Shui's language, but also preserve a great deal of data in astronomy, geography, calendar, meteorology,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s, customs and religion. It is the key to researching the culture, society and history of Shui people and the valuabl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linguistics, astronomy, meteorology, ethnology, folklore, philosophy, ethnics, relig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Shuishu masters are the in-service professionals who are proficient in Shuishu and capable of divining. Ordinarily, they are peasants, who lead a traditional folk life and occasionally get invited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Hitherto, the ordinary life of Shui

people, such as birth, senility, illness, death, marriages, funerals, farming, housing, and travel,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divination. Therefore, Shuishu masters enjoy a great reputation among the Shui people.

However, Shuishu is an incomplete writing system and is unable to transcribe the language thoroughly. Thus, no existing narratives such as folk songs have been found yet.

For example,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entence:

年申三丙戌日五甲子日九己

With supplementary characters?














申年三(月)丙戌日、五(月)甲子日,九忌。

The sentence above says that a marriage, a funeral or building a house (which is summarized as 九忌, in which 九 refers to not nine but all kinds of businesses in life) is discouraged on the twenty-third day in the third month and on the first day in the fifth month in the ninth year in Shui Lunar Calendar.

Shuishu is written in the way that each icon basically expresses a concept and stands for a syllable. Shuishu icons consist of Chinese variants, primitive pictographs and abstract symbols. The script is written vertically top-to-bottom and right-to-left without punctuation, which is analogous to the ancient Chinese writing tradition.

Related to the Chines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numerals, Wuxing and good or ill luck, the shape of Shuishu characters mostly derive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up to 51%) but can have a reversed shape, can appear upside-down or can take on a slightly twisted form. Such characters make up approximately two thirds of all the Shuishu characters.

There are also some dubbing characters and prompting characters in Shuishu writing. Dubbing characters, which are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and prompting characters, which identify a scripture and appear frequently in religious books.

Like other folk words, without the specification, there are large amounts of variant characters in Shuishu. So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directly, some reversed or upside-dow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uch as Chinese character “乙” has 、、 , Chinese character “丁” has 、、 ; others are changed shape completely such as Chinese character “忌” has 、、、 , Chinese character “破军” (the entry name in Shuishu and Holy Books) has 、、 and so on.

Shuishu is strictly private. Every Shui family possesses its own version, transferr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scrip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Generally, outsiders are prohibited from seeing it. Moreover, Shuishu masters usually distort the shape of the symbols to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decipherment, which diversifies Shuishu characters.